

经济文摘

Digest

什么是城市活力的来源

北京的人口压力又成话题焦点

所有试图限制外来人口进入自己城市的政策，其实并不是完全限制所有人口流入，而仅限制所谓“低素质人口”的流入。个别政府官员及支持政府这种歧视性人口政策的人，也理直气壮地谈论，城市完全有权利采取所能设想的一切手段，比如，人口准入，提高生活成本，以此把低素质人口挡在本城之外。即使他们已经进来，也要让他们没有立足之地——口气如此冷酷，仿佛他们在谈论如何处理某种害虫似的。

“高素质”充满现实主义色彩，那么，这些人士心目中所谓“高素质”是指什么呢？似乎并没有人给出统一的标准，但从政府

的相关政策及人大代表及民众的议论来看，所谓高素质，无非就是指高学历，起码本科，博士最好，比如，政府的“绿卡”、“蓝印户口”之类的入城特许，就只给高学历人士。当然，拥有资本，也可以算高素质。

除此之外，即使你有所特长，不是硕士、博士，似乎也不算高素质。比如，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城市给诗人、作家、画家发绿卡。再比如，慈善家、社会活动者，在政府眼里，似乎也不算高素质，尽管他们的公民精神比所有人都强烈。可见，所谓的高素质，其实是一个狭隘、充满了冷酷的现实主义色彩的概念。

社会越大越能自治

说功利主义或者现实主义，其实也没

有什么，一个人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变得富裕、繁荣而又整洁、安宁，这是很合理的愿望。但是，一个由纯种的高素质人口组成的城市，就可以成为一个那些捍卫高素质者特权的人士所向往的理想国度吗？

人们会本能地回答说，是的。确实，至少在古典时代，甚至连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是这样想的：老子也鼓吹“小国寡民”。有人批评这是农业社会封闭状态下的理想，其实这是古典政治学家的普遍想法。比如，关于政体，人们普遍相信，一个同时实现繁荣与自由的共和国，只能是小国寡民。直到18世纪，大多数欧洲学者都相信，治理大国，惟一合适的政体，就是君主专制。

然而，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却颠覆

了这个说法。他说，“倘若社会在一个实际范围内，它越大，就越能充分实行自治。”麦迪逊还说，在一个国家内，出现利益、阶层的分化和冲突，其实也是一件好事。麦迪逊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看到了，权力只能用另外的权力来约束。一个社会越庞大，群体越多样化，权利、权力越繁多，更容易依靠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制约，而保持国家、社会总体的稳定。

阶层越细密城市越稳定

把这个观念的逻辑应用到一个城市的治理，可以说，一个城市本身分为不同的群体、阶层，具有不同的素质和亚文化，恰恰可以维持一个城市内部的平衡，使得一个城市

不可能被某个群体的偏见所控制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城市越庞大，其内部的阶层、群体、利益分化越细密，这个城市的社会结构就越稳定。

大约同一时期产生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则能够证明，如此多样化的城市，最有益于财富的创造。亚当·斯密论证了经济进步的动力，乃是分工的深化和细化，乃在于具有不同的经验、知识、智慧、技能的人，分享彼此的经验、知识、智慧和技能，从而使每个人的福利都有所增加，造就一个繁荣的城市。从理论上说，一个城市，完全由所谓的低素质人口构成，只能悲惨地沦落下去；但完全由所谓高素质的构成，同样会沦落下去，尽管可能很优雅。有好几个朝代，到最后，皇家连儿子都生不出来了。（文/秋风）

户口不仅管住了生 而且管得了死

正常的社会管理，这种两分法还可以停止。对这种说法，我不该感叹大国管理的特别难度，还是该感叹管理习惯变化的艰难。因为世界上没几个国家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社会管理，也未见搞得礼崩乐坏。不管怎样，现在两种户口还是严格有别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仍然不理解为什么车祸的死亡赔偿要引用两种户口作业价格依据。我想，这种区别性赔偿的引入，与其说是为了保障死者权益的公平，不如说意味着从法律上完成了对“农业人口”的最后侮辱。

倘说赔偿是基于收差距，那么收入差距岂止停留在城乡之间。城镇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何其巨大，在赔偿上我们并不

区分，而是一律视为“城镇居民”。即使是农村居民之间，收入差距也是巨大的，电视台宣传“富民政策”时，动不动会请出农户来讲一年收入几万上十万元，当然这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处在收入很低的状态，这种差别也并不体现在车祸赔偿中。既然如此，又为什么单把户口的农与非农拿来，搞一个赔偿的区别对待呢？

这种区别，除了显示两种户口的等级性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既然死亡赔偿时，不考虑企业总裁与清洁工的收入差别并未带来什么问题，那么农与非农的户口界限就不应该成为死亡赔偿中的惟一界限，因为它既不足以反映出死亡所造成的损失，也不足以显示赔偿的公平。

7月31日，国际民航组织《蒙特利尔公约》在中国正式生效，据此，中国民航在国际运输中发生延误，旅客可获得5000美元的赔偿。这里并没有区分旅客的国籍和户籍。中国的国际航班与道路车祸，有如此巨大的高低贵贱之别吗？中国劳工在以色列被炸身亡，以色列的赔偿并没有区分“这是外国人”，或“这是来自不发达国家的人”。

常常可见到“认真执行农转非政策”的呼吁。“人死了还在农转非”，就可以算作不认真执行政策的一个例证。认真执行政策，当然可以杜绝更农户口多拿赔偿的现象，但是否能够杜绝农业人口的身份自卑呢？很理解“杜绝执行政策中的不正之风”的苦心，但无法理解政策何以要确定在一

个不合理的基础之上。正如我理解古人反对皇帝乱封爵位，但更反对现代社会里搞一个贵族等级制度。

“人死了还有农转非”是不正之风，但也未必不是对歧视性赔偿的特殊控诉。真正的悲哀在于，户口不仅管住了生，而且管得了死。

就在《蒙特利尔公约》在中国生效的这一天，报纸上又报道了一例车祸赔偿的户口争议。一名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农村青年在车祸中丧生。根据户口政策，这名学生晚几天就会被转为城市户口，那样她的赔偿额将是16万元，她的死亡价差是10万元之多。“程序正义”当然主张严格按她死时的户口属性来办理赔偿事宜，但想想这样一种荒唐的价格落差，难道你会相信“程序正义”就一定达到了公正的结果？如果程序内所灌注的法律并不公正，那么正义的程序将只会让人悲苦无告。（文/刘洪波）

■ 经济生活

买保险和密康公泡美女

我闺女还没落地的时候，对我媳妇的肚子最感兴趣的除了她丈夫，就是邻居老王了。那厮比我更关心胎儿的性别和出生时期。

我平生最讨厌三种人：卖保险的，推销安利产品的，跟练那什么功的。不幸的是，老王就是推销保险的。

架不住老王没日没夜地咕噪，隔三差五地送尿布、奶嘴儿等婴儿用品，我们只好给闺女买了一份18年后返还保费的保险。从此，业余时间，除了盼着闺女赶紧长到18岁外，就是到处打听那家保险公司有无倒闭的迹象。

说实在的，老王还真算是客气的。可有一种保险既不送尿布也不送奶嘴儿，不买就硬是不行，那就是“个人抵押贷款房屋保险”。你不买是吧？连房子也一块儿甬买了。按理说，这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了，目前就是银行的财产，要买保险也轮不到我呀？明眼人一看就笑了：这不是自己给自己下套呢吗？

这一日，整理票据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标有“个人抵押贷款房屋保险条款”字样的纸。这东西，在我交保费的时候绝对没有见过，是事后一再讨要保费发票时的额外获得。只见那上面写道：根据投保人的要求……同胞们，看到这个，真想骂人！接着往下读，我马上又高兴起来，对媳妇说：“着了火，人家赔，爆了炸，人家赔；暴风暴雨加台风，洪水雷击泥石流，还有雪灾雹灾冰凌龙卷风，另加崩塌突发性滑坡造成的损失，人家都赔。”

媳妇没我聪明，但是看问题异常尖锐。她疑惑地说：“你活了这么多年，遇见过这些可怕的东西吗？”我想了想，必须承认，在北京这等大城市还真真是没有遇见过。我和媳妇都同意该条款尚未尽善尽美，还可加上冰川纪重现、地球坠毁、太阳陨落，外星人袭击等“意外灾害”。

“但是有地震啊！”我被逮烫着了一样喊道，这可是比较常见的。就像马上有人给了我一个大嘴巴，条款上明白儿地写着：地震或地震次生原因造成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。关于“地震次生原因”有注：以震动的破坏后果为导因引起的诸如火灾水灾海啸滑坡坡泥石流等。这好像是说，你疯了就可以停止飞行，但是你必须写出申请；你写出申请就证明你没有疯，所以你还得飞行……。 “咱们遇上打劫的了”，我媳妇沉痛地说。

不几日，又看到了一条新闻：东北富豪在重庆征婚，上万女子应征。什么东西一上万就让我眼晕，何况是如花似玉的大

姑娘。想来想去，姑娘们的初衷也不过就是买份保险。只是保费比较昂贵：必须未婚而且纯洁。

按照这富豪编写的《说文解字》，纯洁一词系指处女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：处女如何鉴别？是要医院鉴定还是富豪亲自操刀？在连整个人都能克隆的今天，修补某个局部只在指顾之间；若不以局部为重，则又如何下得断语？难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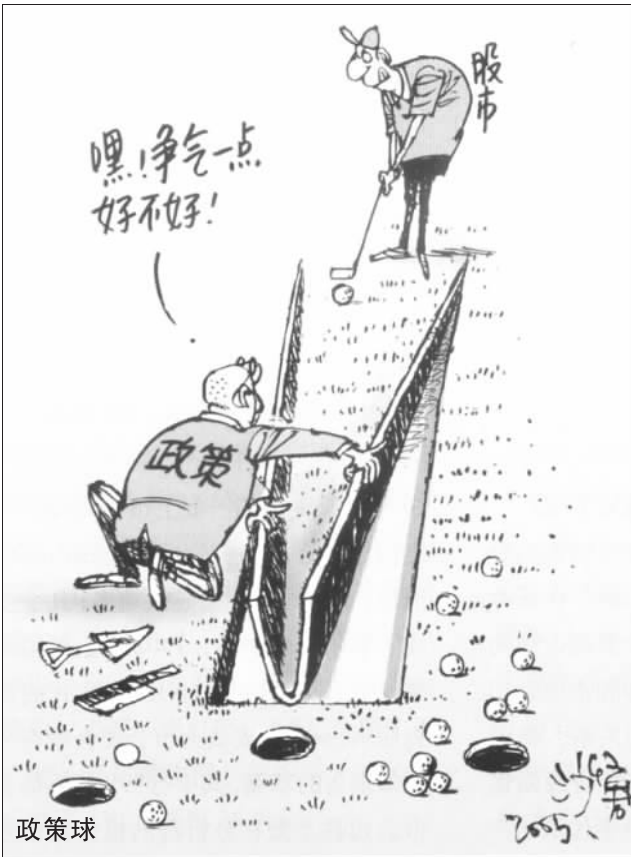
关键的问题是，富豪不是银行，也不是保险公司，有什么权力在不让应征者见面的情况下左挑右拣？可怜那些全不了解保险公司底细的“纯洁”的投保者及其母亲，我好赖还有“合同”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

当年杨玉环一朝选在君王侧，并不仅仅是凭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脸蛋儿。那女子通音律，善歌舞，跟音乐家兼艺术鉴赏家唐玄宗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。富人征婚，也不是找不着能帮着他花钱的女人。在花边新闻里见识那些嫁入豪门的同胞们的生活真相：当然有幸福的，但千万不要认那是惟一的结果。

中国古代有个密康公，一日陪同周恭王出游，有三个同性女子奔入到密康公的怀抱。美女入怀，而且接二连三，密康公的心情非常能够理解。而对于这事，密康公的母亲坚决反对，理由是：“人三为众，女三为粦。粦是什么？是人间美物。众人把美物都给了你，你有什么德行承受？天子尚且心存忌惮，况尔凡人乎！凡人备物，终必亡”。

这故事说的是，干什么事情还是需要讲究个适当。比如企业家，还是研究些发展，思考些战略，比较接近国人心中的形象。还有保险公司，别太自说自话拿客户的钱不当回事儿，等真有金刚钻的来了，你这瓷器活儿可就硬砸不成了。

像所有有个性的人一样，密康公连头都没摇就是不听母言。一年后周灭掉了密国。（文/刘建国）



■ 精品书屋



图/沙勇 摘自《理财杂志》

“超女”玩转了什么经济

近年来，电视传媒业飞速发展，一档能够造成某种社会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不算少，但兼有巨大社会、经济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却很鲜见，眼下炙手可热的“超级女声”算是一个。有人要研究“超女”的创新经济模式，看能否将其推而广之。

那么，“超级女声”玩转了什么样的经济？比如，话题经济。眼下，“超级女声”不单纯是一场乐坛选秀，而是时尚生活的一部分，甚至，成为午餐中的调剂话题，变身商业谈判的“润滑剂”。如此吸引眼球的话题，其广告时段的身价自然不菲。据说“超级女声”全国总决赛的广告报价已达到了15秒11.2万元。

还有短信经济。“超女”总要给支持的选手投票，首先要花1元钱定制短信，收到后回复才能投票，每投一票需要0.1元。据测算，一场下来，单是电视台的短信收入就达100万元。

品牌延伸经济。主办方已经为“超级女声”进行了相关的商标注册，将尝试用于推出艺人等相关产业的开发上。据报道，去年的“超女”总冠军从代言、演出、出唱片等活动中获得的年收入可达七八百万元。

当然，还不可忽视其对社会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。电信业短信、网站彩铃、爆满的KTV等等就不必说了，单是靠销售印有“超女”偶像头像的T恤，四川大学学生张航一个暑假就成了万元户。

林林总总，总之，经济链条够复杂，利润也够惊人。但是，拥有复杂过程和惊人利润的“超级女声”经济模式是否一定够先进，是否一定就是创新？追根溯源，“超级女声”不过是诸如“美国偶像”等西方一些娱乐节目的中国翻版，其“话题经济”、“短信经济”、“网络经济”等，也不过是这这几年娱乐界流行的盈利模式。它是在恰当的时候，以恰当的方式，玩转了一场“模仿经济”而已。

但是，仅仅靠模仿，“超级女声”品牌是无法在“真刀真枪”对打的唱片业上开辟出自己的市场来的。日本音乐人小室哲哉在接受采访时说过，好的唱片，重要的不在歌手，而在歌曲的创作。有了“超级女声”，没有“超级音乐创作人”，品牌又能“横行”多久？

模仿，是现今电视娱乐节目的一个通病。电视频道一年多过一年，但各个频道的面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不过是不同的主持人与嘉宾人群，站在相似的舞台上，做着相同的游戏。搁在以前，由于技术的局限，上海人看不到山东台，而现在卫星频道相互“串门”，看过了“美国偶像”，“超级女声”还能有多少新鲜？一向领社会风气之先的传媒也深陷“模仿”泥潭，这实在没什么值得喜悅的。（文/郝洪）

本版文章摘自：《新京报》、《嘹望东方周刊》、《理财》、《新闻周刊》、《中国企业》、《华东新闻》、《中国经济时报》等